

我的成女士

文 | 吴付伦

和成女士的生活就像诗词中说的那样，“宛若繁华，更若清莲。一如来者来，去者去，一片安然”。在平平仄仄，深深浅浅中演绎着属于我们两个人的那份真情与平和。

自相识掐指算来已有十二载，北京好友来访，突然好奇于我和成女士针尖对麦芒的两个人，何以长久至此？我不禁哑然。是啊，我也不知道，只感觉我们的感情随着时间弯曲宽窄不一地前行着。成女士是一个开朗、活波、善于交际的女人，时而嚣张跋扈，时而颐指气使。在磕磕碰碰的生活里，我们斗智斗勇，相互讥笑，互不让步，直到几年前的一件事情。

2014年夏，正准备出差的我，接到母亲的电话，说姥姥突然间倒地不起，现在送往医院的路上。从小被姥姥宠着、哄着长大的我，顿时心如刀绞，浑浑噩噩地回家收拾东西，和成女士说了声便准备连夜驱车赶回山东老家。这次成女士出奇得冷静，没有和我争执，叫住了我，“等一下，我拿点东西，你精神状态不好，晚上开车不安全，我和你一起回去吧”。第二天早晨，看见躺在病床上姥姥，我

脆弱的神经再也崩不住，泪如雨下。母亲告诉我，姥姥需要进入重病监护室进行监护，检查、住院、治疗费用需要预交五万元。这笔钱即使对于那时的我来说，都算是一笔不小的费用。何况舅舅和母亲年龄大了，也没什么积蓄。我回头看了看成女士，她一句话也没有说，从包中拿出一张卡递到我手中，然后默默地给姥姥整理着头发。我的眼睛再次湿润了，都说患难时见夫妻，眼里那个整天挖苦我、讽刺我，无数次叨念我不顾家的女人，此刻却成了我精神上最大的依靠……从那以后，以前的种种不是，种种抱怨，都成了过眼云烟。成女士的形象在我面前也显得端庄、贤淑起来。

雨人花心自成甘苦，笔韵墨章聊以从容，和成女士一路走来，岁月凌厉，人心向暖。我常和她说，婚姻是碗，碗好看不好看，无关紧要，重要的是，碗里面有没有装着饭。对此，她还是和以前一样骂我假斯文，但骂中多了一份理解和包容。

有了成女士的陪伴，在这卷着红尘中，我愿静守流年，相携而终。



田园风光

刘文玲 摄

秋日遐思

文 | 赵丽鹏

看着窗外飘落的秋叶，思绪连连。秋风萧瑟带来阵阵凉意，秋叶落寞携着片片惆怅，春过夏去秋已至，岁月的流光把生命的底片层叠得斑斑驳驳。

耳边瑟瑟的风声，眼前冥冥的叶片，那往日的细雨青绿，火红亮丽，在今日也只能轻轻飘荡出心中的点点留恋、缓缓泛起记忆的缕缕怅惋。

回顾已去的岁月，内心留恋着深深的不舍，盈满了暖暖的温柔。相同的岁月，不同的人世沧桑，在倾注了我们的真心和热情之后，虽说没有完全激活儿时的梦幻、青春的期盼，在生命

晖，一缕袅绕的炊烟，一片洒落的红叶，一阵肃爽的清风，一排翔空的雁阵。此时，秋天的音符，跳动在淡定的琴弦上，鸣奏出淡泊的乐章。

经过岁月的洗礼，品尝酸甜苦辣咸，才真正品味到淡淡的生活很纯，淡淡的花很鲜，淡淡的天空很高，淡淡的情谊很真，淡淡的微笑很醇，淡淡的恋情很醉，淡淡的忧愁很清，淡淡的孤独很美。就让我们用那淡淡的画笔，伴着那淡淡的情怀，调和着淡淡的颜色，绘画出淡淡的人生。

秋日，萧瑟中让人沉醉，清冷中让人醒悟，留恋中让我无限遐思。

做喜欢的自己

文 | 张伟鹏

我喜欢也希望自己是这样的人：温柔和善，但却有力量。坚定地做真实的自己，不患得患失。

我喜欢的很多人其实一开始都是不自知的，都是慢慢发现被抓住了心，比如李健，比如朴树。他们都是淡淡的，不惹眼却很温暖。从不知道这个人开始先喜欢上他的歌他的作品，然后了解欣赏这个人。后来我发现喜欢的歌、碰到的人真的会影响自己。我们总是汲取自己喜欢的能量，做那个喜欢的自己。你想成为什么样的灵魂吸引，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。

听朴树的歌听出的是干净、通透、淡然、宽容、辽阔还有生活的底色和不熄的希望。可爱的他说本来准备了漂亮的衣服；耿直的说我喝口水你们再站一会儿；腼腆的他说不好意思，感冒了，唱错了；最真实

的他说，你们最牛！

喜欢那些做真实的自己的人，但我知道他们做自己做的可能有时也很痛苦。很多人都说朴树活出了纯粹的自我，但他说他不喜欢自己。我知道你挣扎着，却给无数的人带来了勇气和信念。就像有一次颁奖上他说：活到他这个岁数，觉得面临很多选择，但没有一件事情他是知道对与错的，很多时候不是很有勇气往前走！但是提醒自己，不要患得患失！不只是音乐而是生活的每一面！

喜欢的东西，喜欢的事，喜欢的地方，一件一件收藏，一件一件做，一个一个抵达。日子就是这样平淡却有意义。每一个日子会因为某件东西某件事某个人而变得与众不同。旧的日子就这样不断结束，新的日子就这样继续开始，不需要橡皮擦！

每年到了立冬的时候再过几天就是我的生日，但具体时间并没在意。前天晚上临睡觉的时候，手机响了一声，打开一看，母亲给我发了一条微信“坚儿，后天你生日打算怎么过”“到时候再说”。对于这些事情来说我倒无所谓，但她比我要在意得多，母亲没再说话，我能感受到她很失落，像一块抛向天空的石子久久未能坠落回地面。发呆了好久。忽然想到母亲每次送我去车站的场景，我是那只风筝，家乡的母亲是拽着风筝的人。

十三岁那年，我在六年级期末考试中语文得了全年级第一。母亲那时候还年轻，急着跟她说她自己，说她小时候的语文学得很好，老师甚至不相信作文课上的文章会是她写的。老师找到家来问，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。那时她可能还不到十三岁呢。我听得扫兴，故意笑：“可能？什么叫可能还不到？”她就解释。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她的话，抱着皮球到院子里对着墙踢着玩，把她气得够呛。不过我承认她聪明，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。她当时正给自己织一件蓝白色的毛衣。

十八岁那年，我高中毕业离开了母亲到了省城读书，对我而言，2015年是个值得纪念的年份。因为从此前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，我一直生活在大同天镇——这座父系与母系的家谱里都有故事记载的边塞小城，曾日复一日地陪伴我，并在我年幼

写在二十三岁生日

文 | 李乃坚

的心底埋下诗的种子；2015年后，我大部分时间则是漂在省城太原——在这座王维和王昌龄曾经生活过并留下不朽诗篇的城市，我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自己想要的人。这个以2015年为界天然形成的“双城记”，给了我所有的爱和勇气，也给了我刻骨铭心的故乡与他乡。

二十三岁这年，我已经参加工作快两年了，母亲也老了，每次回家都能发现渐密的白发隐藏在她的发梢下。记得刚开始参加工作，母亲送我走时和我说：“在外工作一定要记得感恩，除了父母没有一个人是应该帮你的。”我点了点头，既懵懂又憧憬地来到了公司，学习这个偌大公司的操作规程与企业文化，将整个身心融入到这个大家庭中。时间不停地流逝，悄咪咪地又大了一岁，此刻我还在值夜班，想到母亲和整座小城都已经熟睡。心起婆婆，乡愁陡然而生。感谢她在96年的今天凌晨四点身负巨大的痛苦生下我，并在养育我长大的漫长岁月里，她始终保持着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。只是到现在我才明白当我年少贪玩彻夜未归的时候、学生时代偏科她被老师一次次叫去学校的时候、

离家外出工作的时候她在家是怎样坐卧难安心神不定，兼着惊恐与喜悦看着我像树一样一点点长大。对于母亲，我永远要写下一份检讨书，并且时刻提醒自己。

著名打工诗人李明亮在《母亲的桃树》里写到：桃花早开了/但母亲从不向屋后的桃树多看几眼/她只会炎热的夏天/用草帽兜着长满绒毛的桃子/挨家挨户地送/冬天，早已没了果实和叶子的桃树/东张西望/它在看那个夏天摘桃子的人/怎样焦躁地等着她的儿子回到故乡。

诚如李明亮先生所写，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母亲既伟大又善良。而母爱之绝美之细腻也在诗歌的寥寥数语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坦言之，在学习写诗的一年多来，在很多时候，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，仿佛有两个李乃坚生活在我的体内——向往爱与自由崇尚个性的诗人李乃坚，和隐身人海坚持劳作不息的工人李乃坚。分裂又统一，幸福又煎熬，因为写诗，我拥有了两条命。我坦白，我喜欢诗与人俱佳的诗人，努力写好诗、做好人是我毕生要完成的功课。



玉龙雪山 彭丹 摄